



紫藤花开

■ 晨之风

阳春三月，接连下了几场春雨。学校教学楼前的紫藤廊下，两排紫藤解渴后相继盛开，为单调了一冬的校园平添了几分绚丽的色彩。

校园里的紫藤花是最早的报春使者。看，那粉嫩的芽苞在柔弱的枝头上跳跃抖动，撒落一地的春意，积蓄了一冬的紫藤生命不可遏抑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先前貌似干枯的藤条上便涂满了密密的绿意。芽儿亮晶晶的，叶儿稠密的，一阵风吹来，摇曳出一片诗情画意。四月初，紫藤的密叶里耸出一簇簇小花苞，迅速长成一串一串的，从叶缝里垂下来，那是即将盛开的预兆，此时最引人注目，下课休息时、放学后，学生三三两两路过教学楼时，都不忘看一眼藤架，看看紫藤花开了没有。

紫藤开了，藤架上挂满了一束束点点碎碎紫颜色的小花儿，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，花色不明艳，冷色调的淡紫色，紫中微微带点蓝，比槐花略大一点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透着甜甜的味道。

课间，一群群学生偎在紫藤廊下，

啜饮一口花香气，尽情品咂着这醉人心脾的气息，整个校园都飘满了淡淡的花香，这淡淡的花香引来众多蜜蜂在朵朵花间嘤嘤嗡嗡忙碌着，五彩斑斓的蝴蝶也飞来凑热闹……这是紫藤廊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，也是紫藤花最为得意的时候，因为可以任意张扬自己的生命底色。身为人的我，在这段日子里，闲暇时总要往那两排紫藤廊望上几眼，而紫藤也似乎通晓人性，每次总会报以不同的美姿怡我眼目。李白有诗云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流美人。”真是道尽了紫藤之美。

可惜好花不常开。过不了多久，紫藤花谢，便会向外无限拉长生命的空间，有点依附物便会攀上去。驻足在藤架下，向上望去，藤条蛛网一样盘根错节，很难觅到一块闲置的空间，这正是紫藤的追求所在，不给生命留下空隙。

在有些人眼里，紫藤似乎天生缺少骨性，更谈不上血性。世人赋予了紫藤柔性的气质，总认为没有依附物紫藤便难以独立支撑，其实这是一种



误解。应该说，紫藤有很强的向上发展的欲望，它会不失时机地向高处争夺空间。这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，但紫藤却真真切切做到了。固然仅凭这一条紫藤是不能向空中发展的，强烈的生存意识促使紫藤利用自己的柔性和麻花一样缠成一个“钻头”，向着天空努力“钻”去，柔弱的生命在盘旋前进中显得尤为壮观。毕竟紫藤先天柔韧，形成的“钻头”在

风中摇摆，但“钻头”下部的藤条会迅速变粗变硬，最终变得坚韧起来，藤条形成的“钻头”终究站立在藤架上，向路过的行人显示自己的存在。

我欣赏紫藤生命不息的精神，在生命旺盛期抓住机会尽力炫耀自己，张扬自己的辉煌，以看似柔弱的身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闭目思索，紫藤为了生存迸发出的生命力，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吗？

一朵芙蓉，开过尚盈盈

——读苏轼《江城子·江景》

■ 墨竹



一首词的填写固然有一定格式，而按照一定格式填写的词，却可以风格各异。一代文宗苏轼，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事物和情感，用艺术的手法，或婉约或豪放，定格并赋予其长久的文学生命力，流传至今。对《江城子》这一词牌的运用，更是游刃自如，汪洋恣肆。婉约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，真挚朴素、凝重凄凉。豪放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气势雄浑，旷达豪放。而今新读一首《江城子·江景》，竟也满口生香，韵味绵长。

“凤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风轻，晚霞明。一朵芙蓉，开过尚盈盈。何时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，苦含情，遣谁听！烟敛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处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

这首词源于苏轼初任杭州通判之时。据《张先传》记载，苏轼和张先同西湖，远远看到湖心停泊一只精美画舫，船头坐一丰盈美妇轻奏古筝，悲切凄婉。一曲终了，美妇起身面向苏轼：“大人，我自幼仰慕你的才情和为人，对你的诗文无不尽力搜罗，读数遍仍爱不释手。常叹无缘相见，听说你来杭州任职，喜出望外。我已为人妻，本不该抛头露面，无奈多年一愿，不忍付之东流，今天特意来此等候，为你献上一曲以表心意。”一语道罢，画舫掉头离去。

于是，苏轼一首《江城子·江景》，记载了这个意味悠远的故事。《江城子·江景》当属婉约词，但它完全脱离了花间派的男欢女爱卿卿我我，用热情健朗、清丽脱俗的文学语言，记载了两位知性男女的一次邂逅。上阙用美到极致的西湖风景烘托，展示出一个高雅洁净的意象。下阙直切主题，用烟云屏气聆听，加重哀筝乐曲的

凄婉动情，用“依约”形容美妇的朦胧之美。而后急转，用山水青峰间的古筝回声戛然而止。

苏轼兼古文、诗词、书画与一身，他的作品，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。他讲究画面感，善于把水墨色彩转换为文字语言，极大丰富了词境的丰满和作品的灵动。《江城子·江景》中，他用画家的审美情趣，挑选出西湖四季中最美的几个时段，分别把春之西湖、雨后西湖、夕照西湖集于一体，在词的上阙，用青翠欲滴的远山松峰、清澈平静的雨后湖面、晚霞映射的湖光山色，陪衬于一朵亭亭荷花，远处白鹭飞来。读这首词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。

苏轼擅长事物特点的捕捉，讲究事物或情感与文学语言的高度契合。诗词也好，古文也罢，他总能将最贴近事物或情感本身的语言，最简略最真切的表达出来。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莫泊桑(1850~1893)强调：“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，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，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，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。这里强调的，就是语言的准确性。”苏轼就是那个掌握最准确的动词和形容词的典范。本词上阙，“一朵芙蓉，开过尚盈盈”，简略9字，准确定性，虽然过了绽放花期，仍然风姿绰约的一朵荷花；下阙用“依约是湘灵”的典故，触发读者对历史人物及故事的联想，以及弹奏哀筝曲的出处，深化了词的感情色彩；结尾用“人不见”描述美妇的良好教养和极具分寸的品行。

苏轼广泛交友，上至王宫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。长年流放生活，使他了解各个阶层的语言表达和审美情趣。也许因此，苏轼讲究技巧，以留白丰富词的涵韵量，语断意连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，正欲寻问之时，美妇转头离去，整个画面出现了空白，而替代空白的是回旋在山间湖面的筝声。这种宕开一笔的留白手法，恰如诗经中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同样的效果。朦胧美永远是最诱人的，最可以让众多读者发挥个人审美想象的。喜胖之“丰腴圆润”、喜瘦之“娥眉细腰”、喜柔顺“温婉可人”、喜端庄“高贵典雅”。总之，每个读者都会从美词中获得艺术品位和享受。

春柳俏春醉斯人

■ 王科军

一阵阵春风吹过，山青了，柳绿了，小草长出来了，花儿也快开了……春天来了，我喜欢打开窗户，嗅着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清香，手里拿本古典诗词，在里面仔细寻找描写春柳的各种诗句和诗词。

不知是爱春天，还是爱柳树。总之，每年的春天，摇曳着身姿的春柳总会带给我一次次感动。“柳条百尺拂银塘，且莫深青只浅黄。未必柳条能蘸水，水中柳影引他长。”南宋杨万里的《新柳》诗，画面清新，描摹细腻，节奏明快，流淌的文字把初春时节的春水和新柳描写得灵动鲜亮而深情。

唐代贺知章的《咏柳》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咏物诗，诗人通过对柳树的颜色、柳枝的姿态和柳叶的形态进行细致描写，既赞美了春柳，又表达了对春天的眷恋和无限深情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唐代雍裕之的《江边柳》有诗云：“袅袅古堤边，青青一树烟。若为丝不断，留取系郎船。”此诗清隽自然，春姿若梦，似有水声。诗人一入笔，便勾画了一幅翠丽的古堤春柳图，悦目又怡心。古堤两旁，垂柳成行，苍

翠浓郁，袅袅婷婷的柳丝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。诗人雍裕之在《江边柳》中，笔锋继续往前走，女主人公愿做绵绵不断的柳丝，把情人的船儿系住，爱意浓浓，永不分离。这首从历史中走来的经典古诗词，用意浓浓又婉切，道出了春柳的美和魂与人的本色。

品读南山醉桥的日记《闲看春柳》，我确实有点嫉妒了。作者把他心目中的春柳刻画得微妙微肖，语言简短却很精致，那姿态、那神采，让人陶醉。真可谓是“柳醉春烟，人迷柳浪”。“闲看柳浪，滚动的是心潮”。

我对春柳的一往情深，与南山醉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从小就欣赏春柳的秀色，家乡的小河边、柳林下，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清晨，我喜欢看春柳俯下头的形态，那枝条像少女的秀发，随风摇曳；午后的春柳简直就是一场时装秀，条条柳丝轮番展示着迷人的身姿；傍晚，阵阵春风袭来，春柳飘逸的秀发时时触碰着我的前额，犹如偎依在我身旁的女子，令人怜爱。

春光丽影拂醒了一角天空，故乡的春柳从古诗词里走来，裹着隽美和思想，在不老的时空中散发着阵阵诗意……

